

日本書紀

十九廿

欽明紀
敏達紀



伊子
2450
10



2450
10

日本書紀卷第十九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

欽明天皇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男大迹天皇嫡子也母曰

手白香皇后天皇愛之常置左右天皇幼時夢

有入云天皇寵愛秦大津父者及壯大必有天

下竊驚遣使普求得白山背國紀伊郡深草里

姓字果如所夢於是所喜遍身歎未嘗夢乃告

之曰汝有何事荅云無也但臣向伊勢商價來



日本書紀卷第十九

還山逢二狼相鬪汚血乃下馬洗漱口手祈請
 曰汝是貴神而樂麇行儻逢獵士見禽尤速乃
 柳止相鬪拭洗血毛遂遣放之俱令全命天皇
 曰必此報也乃令近侍優寵日新大致饒富及
 至踐祚并大藏省四年冬十月武小廣國押盾
 天皇崩皇子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令群臣曰余
 幼年淺識未閑政事山田皇后明閑百揅請就
 而使山田皇后怖謝曰妾蒙恩寵山海誰同萬

機之難婦女安頑今皇子者敬老慈少禮下賢
 者日中不食以待士加以幼而類脫早擅嘉聲
 性是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早令臨登位光
 臨天下冬十二月庚辰朔甲申天國排開廣庭
 皇子即夫皇位時年若干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大
 伴金村大連物部尾輿大連為大連及藤我稻
 目宿祢大臣為大臣並如故
 元年春正月庚戌朔甲子有司請立皇后詔曰

立正妃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女石姬為皇后。是生二男一女，長曰箭田珠勝，大兄皇子，仲曰譯語田渟，中倉太珠，數尊少曰笠縫皇女。更名，後田毛皇女二月，百濟人已知部投化，置倭國添上郡，山村今山村，已知部之先也。三月，蝦夷隼人並率眾歸附。秋七月丙子朔己丑，遷都倭國磯城郡磯城嶋，仍號為磯城嶋金刺宮。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遣使獻，並脩貢職，召集秦人漢人。

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戶數惣七千五十三戶。以大藏掾為秦伴造。九月乙亥朔己卯，幸難波祝津宮。大伴大連金村許勢臣稻持物部大連尾輿等從焉。天皇問諸臣曰：「幾許軍卒，伐得新羅物部大連尾輿等？」奏曰：「少許軍卒，不可易征。曩者男大迹天皇六年，百濟遣使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大伴大連金村，依表請許賜所求。由是新羅

古少若姫
生石上皇
子推綾
姫古作名
依此

怨曠積年不可輕爾而伐於是大伴金村居住
吉宅稱疾不朝天皇遣青海夫勾子慰問慇懃
大連怖謝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
臣滅任那故恐怖不朝耳乃以鞍馬贈使厚相
資敬青海夫人依實顯奏詔曰久竭忠誠莫恤
衆口遂不為罪優寵彌深是年也太歲庚申
二年春三月納五妃元妃皇后弟曰稚綾姫皇
女是生石上皇子次有皇后弟曰日影皇女

此部
元妃皇后弟曰日影皇女

皇后弟明是槍隈高田天皇女而列后妃之名
不見母妃姓與皇女名字不知出何書後勘者
知是生倉皇子歐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女曰堅
鹽媛堅鹽此云生七男六女其一曰大兄皇子是
為橘豐日尊其二曰磐隈皇女更名夢初侍祀
於伊勢大神後坐新皇子茨城解其三曰臚鳥
皇子其四曰豐御食炊屋姫尊其五曰梳子皇
子其六曰大宅皇女其七曰石上部皇子其八
曰山背皇子其九曰大伴皇女其十曰櫻井皇

日本書紀卷之九

子其十一曰肩野皇女其十二曰橘本稚皇子
 其十三曰舍人皇女次堅監媛同母弟曰小姉
 君生四男一女其一曰茨城皇子其二曰葛城
 皇子其三曰湍部穴穗部皇女其四曰湍部穴
 穗部皇子一書云其一日茨城皇子其二曰湍部穴
 穗部皇子一書云其一日茨城皇子其二曰湍部穴
 皇子一書云其一日茨城皇子其二曰湍部穴
 住迹皇子其四曰葛城皇子其五曰泊瀨部皇
 子一書云其一日茨城皇子其二曰湍部穴
 其三日曰湍部穴穗部皇女其四曰湍部穴
 皇子更名天香子其五曰泊瀨部皇子帝玉本

仁愛女孫
 日山田皇女
 日山田皇女

任那之佳

紀多有祐字撰集之人後人謂讀以
 意形改傳既多致外雜後人謂讀以
 者依一撰而注詳其異他皆效此次春白
 日稱臣女曰糠子生春日山田皇女與橘麻呂
 皇子夏四月安羅次早岐夷吞奚大不孫久取
 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早岐散半奚早
 岐兒多羅下早岐夷他斯二岐早岐兒子他早
 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御事侍 往赴百濟俱
 聽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早岐等言日本天

皇所詔者全以復建任那今用何策起建任那
蓋各盡忠奉展聖懷任那早岐等對曰前無三
迴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畧之旨更告新羅猶
無報今宜俱遣使往奏天皇夫建任那者莫在
大主之意祇承教旨誰敢問言然任那境接新
羅恐致阜淳等禍淳等謂國有敗亡之禍聖明
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
阜淳早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為子弟

與可恒隆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
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郡中佐平
麻鹵城方甲肖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
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
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謀計樹立
任那國宜善畧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
與不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教儻如使人
未還之際新羅候隙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

為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汝所導恐致阜淳
等禍非新羅自強故所能為也其喙已吞居加
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
由是見亡其南加羅最爾狹小不能卒備不知
所託由是見亡其阜淳上下携貳至欲自附內
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
也昔新羅請援於高麗而攻擊任那與百濟尚
不克之新羅安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

邊防曰百濟 表區區

物心之
血物皆
貴字情
先仁也
人喜言

并心醫賴天皇任那必起因贈物各有差竹竹
而還秋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
遣前部奈卒鼻利莫古奈卒宣文中部奈卒木
弼味淳紀臣奈卒彌麻沙等紀臣奈卒者蓋是
紀臣娶韓婦所生
因留百濟為奈卒者也未詳其父他皆效此也使于安羅召到新羅任
那執事謨達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內直通
計新羅深責駟之百濟本紀云加不至費
蝦移那斯佐魯麻都等未詳
也乃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主貴首主與故

日本紀十九 七

拾遺記
恒和
典略
天及

早岐等始約和親式爲兄弟於是我以汝爲子
弟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皇俱距強敵安國全
家至于今日言念先祖與舊早岐和親之詞有
如皎日自茲以降勤修隣好遂敦與國息踰骨
肉善始有終寡人之所恒願未審何緣輕用浮
辭數歲之間慨然失志古人云追悔無及此之
謂也上達雲際下及泉中誓神乎今改咎乎昔
一無隱匿發露所爲精誠通靈深自克責亦所

宜取盖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
以成勳業也故今追崇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
皇詔勅之詞按取新羅所折之國南加羅喙已
谷茅還屬本貫遷實任那求作父兄恒朝日本
此寡人之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悔往戒今之
所勞想也夫新羅甘言希詐天下之所知也汝
等妄信既隨入權方今任那境接新羅宜常設
備豈能施析爰恐陷羅誣欺網罟喪國亡家爲

拾遺記
恒和
典略
天及

備

姦作妖也
姦同

入ト擊キ虜ロ寡カ人ニ念ヒ茲レ勞シ想フ而シテ不能ク自安ス矣ト竊シテ聞ク任
那ト與シテ新羅ト運テ策シ席ニ際ニ現レ蜂ノ蛇ノ在リ亦ハ衆ノ所レ知ル且シテ夫
姦ト祥ト所以ニ戒シ行テ災ヲ異ニ所以ニ悟ス入リ當レ是レ明ク天ノ告ス戒ト
先ニ靈ノ之レ徵シ表ス者ト也ト禍ニ至リ追テ悔シ滅シ後ニ思ヒ興ス孰ト云フ及シ
矣ト今ニ汝ト邊ニ余ト聽ク天ノ皇ノ勅ヲ可ク立テ任シ那ト何レ患シ不ク成ス若シ
欲シ長ク存ス本ニ土ニ永ク御ス舊ノ民ト其ノ謨ヲ在リ茲ニ可ク不ク慎ム也ト聖ト
明ク主ト更ニ謂フ任シ那ト日本ノ府曰天ノ皇ノ詔ヲ稱シ任シ那ト若シ滅ス
汝ト則シテ無ク資シ任シ那ト若シ興ス汝ト則シテ有ク援シ今ニ宜ク興ス建シ任シ那ト

使シ如シ舊ノ日ト以テ為シ汝ト助ト撫シ養シ黎ノ民ト謹シ美シ詔ヲ勅ヲ悚シ懼シ
填シ曾シ誓シ効シ丹ニ誠ヲ冀シ隆シ任シ那ト永ク事シ天ノ皇ト猶シ如シ往シ日ト
先ニ慮シ未ク然ル然後ニ康シ樂シ今ニ日本ノ府復シ能ク依テ詔ヲ救シ助ス
任シ那ト是レ為シ天ノ皇ノ所レ必ク哀シ讚シ汝ト身ノ所レ當レ賞シ祿シ又シ日ト
本ノ卿等ト又シ住シ任シ那ト之レ國ト近シ接シ新羅ト之レ境ト新羅ノ情ト
狀ト亦ハ是レ所レ知ル毒ノ害ヲ任シ那ト謨ヲ防シ日本ノ其ノ來ル尚シ矣ト匪ト
唯シ今ニ年ト而シテ不ク敢テ動ス者ト近シ遼ノ百濟ト遠シ恐シ天ノ皇ノ誘シ事ト
朝廷ト偽シ和シ任シ那ト如シ斯ノ感シ激シ任シ那ト日本ノ府者ト以テ未ク

古語如也

禽任那之間偽示伏從之狀願今俟其間際請
 其不備一舉兵而取之天皇詔勅勸立南加羅
 喙已荅非但數十年而新羅一不聽命亦卿所
 知且夫信敬天皇為立任那豈若是乎恐卿等
 輒信其言輕被謾語滅任那國奉辱天皇卿其
 戒之勿為他欺秋七月百濟遣紀臣奈卒彌麻
 沙中部奈卒已連來奏下韓任那之政并上表
 之

下讀阿留之私
 南曰至也本下韓字也
 治實也

扶南曰南
大也西也

四年夏四月百濟紀臣奈卒弥麻沙等羅之秋
 九月百濟聖明主遣前部奈卒真牟貴文護德
 已列已貴與物部施德麻弼牟等來獻扶南財
 物與二口冬十月丁亥朔甲午遣津守連詔百
 濟曰在任那之下韓百濟郡令城主宜附日本
 府并持詔書宣曰爾屢構表稱當建任那十餘
 年矣表奏如此尚未成之且夫任那者為爾國
 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茲爾頃早

兩字之私

早建汝若早建任那河内直等河内直已見上文自當
止退豈足云乎是日聖明主聞宣勅已歷問三
佐乎内頭及諸臣大夫達曰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三位
平等答曰在下韓之我郡令城主不可出之建
國之事宜早聽聖勅十二月百濟聖明主復以
前詔普示群臣曰天皇詔勅如是當復何如
佐乎沙宅已婁中佐乎木弓麻那下佐乎木尹
貴德卒鼻利莫古德卒東城道天德卒木弓昧

淳德卒國雖多奈卒燕比善那等同議曰臣等
稟性愚闇都無智略詔建任那早須奉勅今宜
召任那執事國國早岐等俱謀同計抗表述志
又河内直移那斯麻都等猶住安羅任那恐難
建之故亦并表乞移本處也聖明王曰群臣所
議甚稱寡人之心是月乃遣施德高分召任那
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答言過正且而往聽焉
五年春正月百濟國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

府執事俱答言祭神時到祭了而往是月百濟齊復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日本府任那俱不遣執事而遣徵者由是百濟齊不得俱謀建任那國二月百濟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施德斯那奴次酒等使于任那謂日本府與任那早岐等曰我遣紀臣奈率彌麻沙奈卒已連物部連奈率用歌多朝謁天皇弥麻沙等還自日本以詔書宣曰汝等宜共在彼日本府早建

良圖副朕所望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從日本來百濟本紀云津守連已麻宣詔勅而問任那之政故將欲共日本府任那執事議定任那之政奉奏天皇遣召三迴尚不來到由是不得共論畫計任那之政奉奏天皇矣今欲請留津守連別以疾使具申情狀遣奏天皇當以三月十日發遣使於日本此使便到天皇必頒問汝汝日本府卿任那早岐等各宜發使共我

使人往聽天皇所宣之詔別謂河內直直百濟本紀云河

內直移那斯麻都而自昔迄今唯聞汝惡汝先

祖等百濟本記云汝先那我甲背鷹歌甲背鷹歌岐離名有非岐

等俱懷新偽誘說為歌可君岐離名有非岐

專信其言不憂國難非背吾心縱肆暴虐由是

見逐職汝之由汝等來住任那恒行不善任那

日損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

連近村邑由汝行惡當敗任那遂使海西諸國

背活作首

一作任那

官家不得長奉天皇之闕今遣奏天皇乞移汝

等還其本處汝亦往聞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早

岐等曰夫建任那之國不假天皇之威誰能建

也故我思欲就天皇請將士而助任那之國將

士之糧我當運將士之數未限若干運糧之

處亦難自使願居一處俱論可不擇從其善將

奏天皇故頻遣召汝猶不來不得議也日本府

答曰任那執事不赴召者是由吾不遣不得往

之吾遣奏天皇還使宣曰朕當以印歌臣未詳
遣於新羅以津守連遣於百濟汝待聞勅際莫
自勞往新羅百濟也宣勅如是會聞印歌臣使
於新羅乃追遣問天皇所宣詔曰日本臣與任
那執事應就新羅聽天皇勅而不宣就百濟聽
命也後津守連遂來過此謂之曰今余被遣於
百濟者將出在下韓之百濟郡令城主唯聞此
說不聞任那與日本府會於百濟聽天皇勅故

不往焉非任那意於是任那旱岐等曰由使來
召便欲往參日本府卿不肯發遣故不往焉太
王為建任那觸情曉示觀茲竹喜難可具申三
月百濟遣奈摩阿亡得文許勢奈摩歌麻物部
奈卒歌非等上表曰奈卒彌麻沙奈卒已連等
至臣蕃奉詔書曰爾等宜共在彼日本府同謀
善計早建任那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
等至臣蕃奉勅書問建任那恭萊來勅不敢停

時為欲共謀乃遣使召日本府百濟本記云召馬胡跋臣蓋
是也與任那俱對言新年既至願過而往又而
不就復遣使召俱對言奈時既至願過而往又
而不就復遣使召而由遣微者不得同計夫任
那之不赴召者非其意焉是阿賢移那斯佐魯
麻都二人名也新倭之所作也夫任那者以安
羅為况唯從其意安羅人者以日本府為天唯
從其意百濟本記云以安羅為今的臣吉備臣

河內直等咸從移那斯麻都指搗而巳移那斯
麻都雖是小家微者專擅日本府之政又制任
那障而勿遣由是不得同計矣答天皇故留巳
麻奴跪守連也蓋是津別遣使迅如飛鳥奉奏天皇假
使二人二人者移那在於安羅多行新倭任那
難建海西諸國必不獲事伏請移此二人還其
本處勅諭日本府與任那而圖建任那故臣遣
奈舉彌麻沙奈舉巳連等副巳麻奴跪上表以

聞於是詔曰的臣等等者謂吉備第君往來新

羅非朕心也曩者印支弥詳未與阿鹵旱岐在時

為新羅所逼而不得耕種百濟路迫不能救急

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朕所曾聞若已

建任那移那斯麻都自然却退豈足云乎伏承

此詔喜懼兼懷而新羅誑朝知匪天勅新羅春

取咏淳仍擯出我久禮山戎而遂有之近安羅

處安羅耕種近久禮山處新羅耕種各自耕之

不相侵奪而移那斯麻都過耕他界六月逃去

於印支弥後來許勢臣時百濟本記云我留印

時皆未詳新羅無復侵逼他境安羅不言為新羅逼

不得耕種臣嘗聞新羅每春秋多聚兵甲欲襲

安羅與荷山或聞當襲加羅項得書信便遣將

士擁守任那無懈息也頻發銳兵應時往救是

以任那隨序耕種新羅不敢侵逼而奏百濟路

迫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

上欺天朝轉成蕪佞也曉然若是尚欺天朝洎
餘虛妄必多有之的臣等猶住安羅任那之國
恐難建立宜早退却臣深懼之佐魯麻都雖是
韓腹位居大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
之例而今反著新羅奈麻禮冠即身心歸附
於他易照熟觀所作都無怖畏故前奏惡行具
錄聞訖今猶著他服日赴新羅域公私往還都
無所憚夫咏國之滅匪由他也咏國之函跋旱

服

岐貳心加羅國而內應新羅加羅自外合戰由
是滅焉若使函跋旱岐不為內應咏國雖少未
必亡也至於卓淳亦復然之假使卓淳國主不
為內應新羅招寇豈至滅乎歷觀諸國敗亡之
禍皆由內應貳心人者今麻都等腹心新羅遂
著其服往還且夕陰搆新心乃恐任那由茲永
滅任那若滅臣國孤危思欲朝之豈復得耶伏
願天皇玄鑒遠察速移本處以安任那冬十月

百濟使人奈卒得文奈卒歌麻等罷歸百濟本

十所奏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事無報也十一

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曰遣朝天

皇奈卒得文許勢奈率哥麻物部奈率哥非等

還自日本今日本府臣及任那國執事宜來聽

勅同議任那日本吉備臣新羅下早岐大不孫

必取乘利加羅上首位古殿矣卒麻君斯二岐

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岐早

安

以嗟早岐仍赴百濟於是百濟王聖明略以詔

書示曰吾遣奈卒彌麻佐奈卒已連奈卒用哥

多等朝於日本詔曰早建任那又津守連奉勅

問成任那故遣召之當復何如能建任那請各

陳謀吉備臣任那早岐等曰夫建任那國唯在

大王欲真遵王俱奏聽勅聖明王謂之曰任那

之國與吾百濟自古以來約為子弟今日本府

即岐本既討新羅更將代我又樂

日本紀十九

聽新羅虛誕謾語也夫遣印支弥於任那者本
非侵害其國詳未往古來今新羅无道食言違信
而滅卓淳股肱之國欲使返悔故遣召到俱承
息詔欲與興繼任那之國猶如舊日永為兄弟
竊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水要害之地
也吾欲擾此脩繕六城謹請天皇三千兵士每
城充以五百并我兵士勿使作田而過惱者久
禮山之五城庶自投兵降首卓淳之國亦復當

興所請兵士吾給衣糧欲奏天皇其策一也猶
於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欲違背天皇遮斷貢
調之路唯庶尅濟多難鐵撲強敵凡厥凶黨誰
不謀附此敵強大我國微弱若不置南韓郡領
城主脩理防護不可以禦此強敵亦不可以制
新羅故猶置之攻逼新羅撫存任那若不爾者
恐見滅亡不得朝躬欲奏天皇其策二也又吉
備臣河内直移那斯麻都猶在任那國者天皇

吉の
同書也
少の
同書也

東晉咸
平の
同書也

雖詔建成任那不可得也請移此四人各遣還其本邑奏於天皇其策三也宜與日本臣任那早岐等俱奉遣使同奏天皇乞聽恩詔於是吉備臣早岐等曰太王所述三策亦協愚情而已今願歸以敬諮日本大臣謂在任那日本府之大臣也安羅王加羅王俱遣使同奏天皇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歟十二月越國言於佐渡嶋比御名部之碕岸有肅慎人乘一船舶而淹

留春宴捕魚充食彼嶋之人言非人也亦言鬼魅不敢近之嶋東禹武邑人採拾椎子為欲熟啣著灰裏炮其皮申化成二人飛騰火上一尺餘許經時相鬪邑人深以為異取置於庭亦如前飛相鬪不已有人占云是邑人必為魅鬼所迷惑不久如言被其抄掠於是肅慎人移就瀨河浦浦神嚴忌人不敢近渴飲其水死者且半骨積於巖岫俗呼肅慎隈也

六年春三月遣膳臣巴提便使于百濟夏五月
 百濟遣奈卒其稜奈卒用歌多施德次酒等上
 表秋九月百濟遣中部護德菩提等使于任那
 贈吳財於日本府臣及諸早岐各有差是月百
 濟造丈六佛像製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功德
 甚大今敬造以此功德願天皇獲膳善之德天
 皇所用弥移居國俱蒙福祐又願普天之下
 切衆生皆蒙解脫故造之矣冬十一月膳臣巴

提便還自百濟言臣被遣使妻孥相逐去行至
 百濟濱濱海也日晚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
 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連跡臣乃帶刀擐甲尋
 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絲綸劬勞陸海櫛風沐雨
 籍草班荆者為愛其子令紹父業也惟汝威神
 愛乎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不畏亡命欲報
 故來既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便忽申左
 手執其虎舌右手刺殺剥取皮還是歲高麗大

亂被誅殺者衆百濟本記云十二月甲午高麗戰關細羣敗不解兵三日盡捕誅細羣子孫戊戌伯鸚香毘上王薨也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丙午百濟使人中部奈卒

已連等罷歸仍賜以良馬七十四匹船一十隻夏

六月壬申朔癸未百濟遣中部奈卒掠葉禮等

獻調秋七月倭國今來郡言於五年春川原民

直官名官登樓眺望乃見良駒肥伊國漁者鬻之也

影高鳴輕超母春就而買取護養兼年及壯鷄

驚龍舊別輩越群服御隨心馳驟合度超渡大

内丘之壑十八丈焉川原民直官檜隈邑人也

是歲高麗大亂九鬪死者二千餘百濟本記云

丙午立中夫入子為王年八歲狗王有三夫人

正夫人無子中夫人生世守其舅氏鹿羣也

夫人生子其舅氏細羣也及狗王疾篤細羣鹿

羣各欲立其夫人之子故細羣死者二千餘人

八年夏四月百濟遣前部德卒真慕宣文奈卒

歌麻等乞救軍仍貢下部東城子言代德卒汝

休麻那

九年春正月癸巳朔乙未百濟使人前部德率

直慕宣文等請罷因詔曰所乞救軍必當遣救

宜速報壬戌朔甲子百濟遣中部

牽掠葉禮茅奏曰德率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

所乞救兵應時遣送祇表息詔嘉慶無限然馬

津城之役正月辛丑高麗虜謂之曰由安羅國

與日本府招來勸罰以事准況定當相似然三

卒

迴欲審其言遣召而並不來故深勞念伏願可

畏天皇西蕃皆稱日本先為勘當暫停所乞

救兵待臣遣報詔曰式聞呈奏爰觀所憂日本

府與安羅不救隣難亦朕所疾也又復密使于

高麗者不可信也朕命即自遣之不命何容可

得願王開襟緩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共任

那依前勅戮力俱防北敵各守所封朕當遣送

若干人克實安羅逃上空地六月辛酉朔壬戌

知

遣使詔于百濟曰德卒宜文取歸以後當復何
 如消息何如朕聞汝國為伯賊所害宜共任那
 策勵同謀如前防距聞七月庚申朔辛未百濟
 使人掠葉禮等罷歸冬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
 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十年夏六月乙酉朔辛卯將德文貴固德馬次
 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
 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照查

宋初唐書自云初主号
 之十一子通初主重元年

皇元年
 宋初奉天書嘉祐四年後寇熙七十六年信此視之宋初據年代記也
 作十一帝年代記之誤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朔庚寅遣使詔于百濟

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使之又復聞奈卒馬武是
 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為王佐
 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
 為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

遣使詔于百濟曰德卒宜文取歸以後當復何
 如消息何如朕聞汝國為伯賊所害宜共任那
 策勵同謀如前防距閏七月庚申朔辛未百濟
 使人掠葉禮等罷歸冬十月遣三百七十七人於
 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十年夏六月乙酉朔辛卯將德文貴固德馮次
 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
 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朔庚寅遣使詔于百濟

宋史云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大圓然自具徒告人浮海而至獻銅為十餘年并本
 西職貢令王事并紀各一卷 具年代紀所記云初主号天皇中王乃次天武都
 唐之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百濟王當此土因承
 聖元年
 合考 宋神宗皇帝嘉祐四年後雍熙七十六年信此觀之宋神宗皇帝年代記也
 作十一年年代記之誤

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使之又復聞奈卒馬武是
 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為王佐
 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
 為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

遣使詔于百濟曰德卒宜文取歸以後當復何
右狀也如消息何如朕聞汝國為伯賊所害宜共任那
ハカリハタシテ策勵同謀如前防距鬪七月庚申朔辛未百濟
ハカリハタシテ使人掠葉禮等罷歸冬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
音檢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七十年夏六月乙酉朔辛卯將德文貴固德馬次
ハカリハタシテ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
ハカリハタシテ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朔庚寅遣使詔于百濟
本記云三月十日辛酉日本使阿比多卒三舟來至都下詔曰朕依將德文
貴固德馬進文等所上表意一一教示如視掌中思欲具情莫將盡抱大市頭歸後如常無異
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使之又復聞奈卒馬武是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為王佐
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為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

日本紀十九卷
 十一年春二月
 辛巳朔庚寅
 遣使詔于百濟

矢三十具庶防一處夏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

本王人方欲還之庚辰日本紀云四月一丁時百濟

王聖明謂王人曰任那之事奉勅堅守遊那斯

麻都之事問與不問唯從勅之因獻高麗奴六

口別贈王人奴一丁口皆奴也乙未百濟遣中

部奈率皮又行下部他德灼干那等獻貂虜十

口

十二年春三月以來種一千斛賜百濟王是歲

百濟聖明王親率衆及二國兵羅任那也往伐
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討平壤凡六郡之地
復故地

十三年夏四月箭由珠勝大兄皇弟薨五月戊

辰朔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劬今

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和

并勢謀滅臣國與任那故謹求請救兵先攻不

意軍之多少隨天皇勅詔曰今百濟王安羅王

加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
共任那并心一力猶尚若茲必蒙上天擁護之
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冬十月百濟聖明主
更名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喇斯致契等獻釋迦
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
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
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
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
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

今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意寶遂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
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
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喇
斯致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
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
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爰乃歷問
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看可禮以
不蘓我大臣稻目宿祢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

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
豊秋 錄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
此家 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并爲事方今改并蕃
此家 神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宜付情願入稻日宿
此家 祿試令禮并大臣跪受而忻悅安置小墾田家
此家 懃脩出世業爲因淨捨向原家爲寺於後國行
此家 疫氣民致友殘久而愈多不能治療物部大連
此家 尾輿中臣連錄子同奏曰昔日不須臣計致斯

今唐書載在豐浦村
 有井曰楊井
 又名後井
 錄曰此井
 乃西在也
 志此井乃
 此井乃
 白野之豆久也
 三介多尔行四

豐浦
 鳥川
 此井

病死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并懃求後
 福天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并難波堀江
 復縱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於是天無風雲忽
 災大殿是歲百濟棄漢城與平壤新羅因此入
 居漢城今新羅之牛頭方尼彌方也
地名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乙亥百濟遣上部德率
 科野次酒杆率禮塞敦等乞軍兵戊寅百濟使
 入中部杆率木茹今敦河内部阿斯比多等罷

天
 高
 共
 其
 以

佛經花者
海潮音陽
海潮音
雲所軍
高帝
雲所軍
山宗
滿

別勅云云
政事要畧
二十九

歸夏五月戊辰朔河内國言泉郡茅渟海中有
梵音震響若雷聲光彩晃曜如日色天皇心異
之遣溝邊直此且日直不書各字入海求訪是
月溝邊直入海果見樟木浮海玲瓏遂取而獻
天皇命盡上造佛像二軀今吉野寺放光樟像
也六月遣内臣名關使於百濟仍賜良馬二疋同
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勅云所請軍者隨
主所須別勅醫博士易博士七曆博士等宜依番

上下令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
代又卜書曆本種種藥物可付送秋七月辛酉
朔甲子辛樟勾官籓我大臣縮目宿祢奉勅遣
王辰爾數錄船賦即以王辰爾為船長因賜姓
為船史今船連之先也八月辛卯朔丁酉百濟
遣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因德汝休帶山等
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内臣德率次酒任那
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

日皇
船
日

代
上

草之仰甘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狗國通謀云
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
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庶先日本
兵未發之間伐取安羅純日本路其謀若是臣
等聞茲深懷危懼即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聞伏
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
固海表弥移居也若遲晚者噬臍無及矣所遣
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

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充令無乏少別的
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務由
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不
幸云云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
天慈連遣其代以鎮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
弓馬自古迄今受之天皇以禦強敵伏願天慈
多貺弓馬冬十月庚寅朔己酉百濟王子餘昌
明主之子盛威
德一王也 悉發國中兵向高麗國築百合野塞

淋
逆

眠食軍士是夕觀覽鉅野墳塋平原淋逆人跡罕見大聲驚聞俄而儵忽之際聞鼓吹之聲餘昌乃大驚打鼓相應通夜固守凌晨起見曠野之中覆如青山旌旗充滿會明有著頸鎧者一騎挿鏡者鏡字未詳二騎珥狗尾者二騎并五騎連轡到來問曰少兒等言於吾野中客人有在何得不迎禮也今欲早知與吾可以禮問答者姓名年位餘昌對曰姓是同姓位是杆卒年二十

同位
有上
別

九矣百濟反問亦如前法而對答焉遂乃立標而合戰於是百濟以鉞刺隨高麗勇士於馬斬首仍刺舉頭於鉞未還入示衆高麗軍將憤怒益甚是時百濟歡叫之聲可裂天地復其偏將打鼓疾鬪追却高麗王於棟聖山之上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甲午立皇子濟中倉太子珠敷尊為皇太子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務施德文次前部施德曰佐分屋等於筑紫諮內臣佐

舊考
正月五日
相習
奉聞

伯連等曰德率次酒杆行率塞敦等以去年閏朔
四伯到來云臣等臣等者講以今年正月到如
此道而未審來不也又軍數幾何願聞若干預
洽管壁別詔方聞奉可畏天皇之詔未詔筑紫
看送賜軍聞之歡喜無能比者此年之役甚危
於前願遣賜軍使逮正月於是內臣奉勅而答
報曰即命遺助軍數一千馬一百疋船四十隻
二月百濟遺下部杆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

唐

梁
史
卷
三
十
五

部烏等乞救兵仍貢德率東城子莫古代前番
奈率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
安僧曇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別奉勅貢
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主保孫醫博
士奈率王有按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
有陀樂人德三介季德已麻次季德進奴對德
進陀皆依請代之三月丁亥朔百濟使人中部
木笏施德文次等罷歸夏五月丙戌朔戊子內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一

臣率舟師詣于百濟冬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
率汝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
倭臣等任那諸國早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
天皇與狗同心欲殘滅海北於移居臣等共議
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
至臣師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
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哥武
連領其方軍士攻函山城有至臣取將來民
斂

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
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聞別
奏若俎斯羅者有至臣取將軍士亦可足矣今
狗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
嶋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
奏臣別遣軍士萬人助任那并以奏聞今事方
急草船遣奏但奉好錦二疋毳一領斧三百
口及取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餘昌

謀伐新羅者老諫曰天未與懼禍及餘昌曰老
 矣何怯也我事大國有何懼也遂入新羅國築
 父陀牟羅塞其父明王憂慮餘昌長苦行陳久
 瘵眠食父慈多闕子孝垂成乃自往迎慰勞新
 羅聞明王親來悉發國中兵斷道擊破是時新
 羅謂佐知村飼馬如苦都更名曰苦都與奴也
 明主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莫傳後世莫忘
 於口已如苦都乃獲明王再拜曰請斬王首明

王對曰王頭不谷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
 取盟雖曰國王當受奴手一本云明主乘馬
 令明主仰天大息涕泣許諾曰寡人每念常痛
 骨髓願計不可苟活乃延首受斬苦都斬首
 而殺塚坎而埋一本云新羅葬理明王
 埋明主於北廳階餘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
 士卒惶駭不知取圖有能射人筑紫國造進而
 嚮弓占擬射落新羅騎卒最勇壯者發箭之利

通取乘鞍前後橋及其被甲領會也復續發箭
如雨於屬不懈射却圍軍由是餘昌及諸將等
得從間道逃歸餘昌讚國造射却圍軍尊而名
曰鞍橋君鞍橋此云於是新羅將等具知百濟
疲盡遂欲謀滅無餘有一將云不可日本天皇
以任那事屢責吾國况復謀滅百濟官家必招
後患故止之

十六年春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惠者

威德王奏曰聖明主為賊見殺十五年為新羅
之處也天皇聞而傷恨迺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
臣問王子惠曰為當欲留此間為當欲向本鄉
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莫報考王之讎若無哀
憐多賜兵革雪垢復讎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
不佳命是從俄而獲我臣問訊曰聖主妙達天
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安寧統領海
西蕃國千年萬歲奉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昇

日本紀卷之九

遐與水無歸即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九
 在會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
 術用鎮國家惠報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
 計何況禍福取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
 在天皇太泊瀨之世汝國為高麗取逼危甚累
 郊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迺
 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
 當國家謚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往救取以社

輟
 隱
 佛
 教
 也

纓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
 語之時自夫降疎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
 而不祀方今後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
 國可昌盛汝當莫忘秋七月己卯朔壬午遣
 我大臣稻日宿祢穗積彥弓臣等使于吉備五
 郡置白猪也倉八月百濟餘昌謂臣等曰少子
 今願奉為考王出家脩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
 王欲得出家脩道者且奉教也嗟夫前慮不定

日本紀

卷之六

三十一

遐與水無歸即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九
 在會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
 術用鎮國家惠報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
 計何況禍福取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
 在天皇太泊瀨之世汝國為高麗所逼危甚累
 外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迺
 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
 當國家謚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往救取以社

纓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
 語之時自夫降疎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
 輟而不祀方今後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
 國可昌盛汝當莫忘秋七月己卯朔壬午遣蘇
 我大臣稻日宿祢穗積彥弓臣等使于吉備五
 郡置白猪也倉八月百濟餘昌謂臣等曰少子
 今願奉為考王出家脩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
 王欲得出家脩道者且奉教也嗟夫前慮不定

後有大患誰之過歟夫百濟國者高麗新羅之
取爭欲滅自始開國迄于是歲今此國宗將授
何國要道道理分明應教縱使能用耆老之言
豈至於此請收前過無勞出俗如欲果願須度
國民餘昌對白諾即就圖於臣下臣下遂用相
議為度百人多造播蓋種種切德云云
十七年春正月百濟王子惠請罷仍賜兵仗良
馬甚多亦頗賞祿衆取欽歎於是遣阿倍臣佐

切

伯連播磨自率筑紫國舟師衛送達國別遣筑
紫大君百濟本記云筑紫君兒火中君弟卒勇士一千衛送於
氏津名因令守津路要宮之地是秋七月甲戌
朔巳卯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祢等於備前兒嶋
郡置屯倉以葛城山田直瑞子為田令田令此
毗冬十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祢等於倭國高
市郡置韓人大身狹屯倉言韓人者高麗人小
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一本云以處處韓

日本紀十九

三十一

田部高麗人為小身狹屯倉田部是即又
韓人高麗人為田部故因為屯倉之號也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朔百濟王子餘昌嗣立是
為威德主

二十一年秋九月新羅遣於至已知奈未
賦饗賜邁常奈未喜歡而罷曰調賦使者國家
之取貴重而私議之取輕賤行李者百姓之取
懸命而選用之取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
也請差良家子為使者不可以卑賤為使

二十二年新羅遣又禮叱及伐干貢調賦
饗遇禮數戒常及伐干忿恨而罷是歲復遣奴
必大舍獻前調賦於難波大郡次序諸蕃掌客
額田部連葛城直等使列于百濟之下而引導
太舍怒還不入館舍乘船歸至穴門於是脩治
穴門館太舍問曰為誰客造工匠河內馬飼首
押勝欺給曰遣問西方無禮使者之取停宿處
也大舍還國告其取言故新羅築城於阿羅波

日本紀卷之九

倫

斯山以脩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

年任那滅焉忽言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

國乞給國給禮夏六月詔曰新羅西老小

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

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

榮群庶養育萬民良新羅取窮見歸全新羅王

將戮之首授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

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

合靈剝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

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

率土之賓謂為王臣下食人之和飲人之水孰

忍聞此而不憚心况乎太子大臣處跌華之親

泣血銜冤寄當蕃屏之任塵頂至踵之恩世受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食作倉

吳上

日本紀

卷

下

倫

斯山以脩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

年任那滅焉忽信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

國乞飡國給禮夏六月詔曰新羅西老小

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

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

勞群庶饗育萬民哀新羅取窮見歸全新羅王

將戮之首授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

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

怨而新羅長戟強弩凌滅任那距牙鉤爪殘虐

會靈剝肝斫趾不厭其快暎膏焚屍不謂其酷

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

率土之賓謂為王臣下食人之米飲人之水孰

忍聞此而不憚心况乎太子大臣處跌華之親

泣血銜冤寄當蕃屏之任塵頂至踵之恩世受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食作滄

後滅凌成

倫

斯山以脩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

年任那滅焉忽信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

二戰國多羅國卒麻國古曠國予他國敢半不

國乞滄國給禮夏六月詔曰新羅西老小醜逆

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誅殘

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勅

公群庶饗育萬民哀新羅取窮見歸全新羅王

將戮之首投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

將戮之首投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

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

怨而新羅長戰強弩凌威任那距牙鉤爪殘虐

含靈剝肝斫趾不厭其快暎骨焚屍不謂其酷

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刀極殛既屠且膾豈有

率土之賓謂為王臣下食入之禾飲人之水孰

忍聞此而不憚心况乎太子大臣處跌華之親

泣血銜冤寄當蕃屏之任塵頂至踵之恩世受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

凌威凌威

食作倉

日本紀

卷之

下

朱新廷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讎則死有
恨臣子之道不成是月或有讚馬飼首歌依曰
歌依之妻逢臣讚岐鞍鞞有異熟而熟視皇后
御鞍也即收廷尉鞞問極切馬飼首歌依乃揚
言誓曰虛也非實若是實者必被天災遂因苦
問伏地而死死未經時急災於殿廷尉收縛其
子守石與中瀨水守石名瀨水皆名也將投火中刑蓋古
也之制咒曰非吾手投咒訖欲投火守石之母祈
也本齊主

請曰投現火裏大災果臻請付祝人使作神奴
乃依母請言沒神奴秋七月己巳朔新羅遣使
獻調賦其使人知新羅滅任那聖背國恩不敢
請罷遂留不歸本土例同國家百姓今河內國
更荒郡鷓鴣野邑新羅人之先也是月遣大將
軍紀男麻呂宿祢將兵出叻喇副將河邊臣瓊
正正走出居魯山而欲問新羅攻任那之狀遂到任
那以薦集部首登弭遣於百濟約東軍計登弭

心
志

仍宿妻家落印書弓箭於路新羅具知軍計卒
起大兵尋屬敗元乞降歸附紀男麻呂宿祿取
勝旋師入百濟管令軍中曰夫勝不忘敗安心
慮危古之善教也今處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
忽不思變難哉况復平安之世乃劍不離於身
蓋君子之武備不以已宜深警戒務崇斯令士
卒皆委心而服事乎河邊臣瓊止獨進轉鬪取
而皆救新羅更舉白旗投兵降首河邊臣瓊止

元不曉兵對舉白旗空示獨進新羅鬪將曰將
軍河邊臣今欲降矣乃進軍逆戰盡銳進攻破
之前鋒取傷甚衆倭國造手彦自知難救棄軍
遁逃新羅鬪將手持鈎戟追至城洫運戟擊之
手彦因騎駿馬超渡城洫僅以身免鬪將臨城
洫而歎曰又須尼自利此新羅語也於是河邊臣
遂引兵退急營於野於是士卒盡相欺謗莫有
導美鬪將自就營中悉生虜河邊臣瓊止等及

其隨婦于時父子夫婦不能相恤鬪將問河邊
臣曰汝命與婦孰與尤愛答曰何愛一女以取
禍乎如何不過命也遂許為妾鬪將遂於露地
斬其婦女婦女後還河邊臣欲就談之婦人甚
以慚恨而不隨曰昔君輕賣妾身今何面目以
相遇遂不肯言是婦人者坂本臣女曰甘美媛
同時取虜調吉士伊企儻為人勇烈終不降服
新羅鬪將拔刀欲斬逼而脫禪追令以虜鬪向

日本大號也曰日本將鬪我臆雖即號叫

曰新羅王嗔我臆雖雖被苦逼尚如前叫由是

見殺其子舅子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儻辭會難

棄皆如此由此特為諸將帥取痛惜其妻木葉

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

你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領中振例甫囉須母耶魔等

陞武岐底向日本或有和曰柯羅俱韓國尔能基能陪城邊你陀
陀志於譜磨故幡比大葉子禮甫羅須於喻那依婆陞

二十八年郡國大水飢或人相食轉傍郡穀以相救

三十年春正月朔辛卯朔詔曰量置田部其來尚

矣年甫十餘脫籍免課者眾宜遣膽津王辰爾

之甥檢定白猪田部丁籍夏四月膽津檢閱白

猪田部丁者依詔定籍果成田戶天皇嘉膽津

定籍之切賜姓為白猪史尋并田令為瑞子之

瑞子見上

三十一年春三月甲申朔蘇我大臣稻日宿禰

薨夏四月甲申朔乙酉幸泊瀨柴籬宮越人江

渟臣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人辛苦風浪迷失

浦津任水漂流忽到者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

詔曰朕美帝業若千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

苦漂溺尚全性命豈非微猷廣被至德魏魏仁

化傍通洪恩蕩蕩者哉有司宜於山城國相樂

郡起館治厚相資養是月乘輿至自泊瀨柴

籬宮遣東漢氏直糠兒葛城直難波迎召高麗
 使人五月遣膳臣傾子於越鄉高麗使傾子此
部古太使審知膳臣是皇華使乃謂道君曰汝非
 天皇果如我疑汝既伏并膳臣倍復足知百姓
 而前詐余取調入已宜速還之莫煩飾語膳臣
 聞之使人採索其調具為與之還京復命秋七
 月壬子朔高麗使到于近江是月遣許勢臣猿
 與吉士赤鳩發自難波津控引船於狹狹波山

瀨川海
 高麗使到

而裝飾船乃往迎於近江北山遂引入山背高
 械館則遣東漢坂上直子麻呂錦部首大石以
 為守護更饗向麗使者於相樂館
 三十一年春三月戊申朔壬子遣坂田耳子郎
 君使於新羅問任那滅由是月高麗獻物并表
 未得呈奏經歷數旬占待良日甲文復四月戊寅朔
 壬辰天皇寢疾不豫皇太子向外不在驛馬召
 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詔曰朕疾甚以後事屬汝

三十二
 三十三

子以繼
建身之元
天化華
四海之內
更使天皇

汝須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

無限之是月天皇遂崩于内寢時年若干五月

殯于河内古市秋八月丙午朔新羅遣予使未

叱号失消等奉哀於殯是月未叱号失消等罷

九月葬于檜隈坂合陵

高市郡平田村倍梅山

此命とありてはに按今此
事ありては是の如し

日本書紀第十九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濟中倉太珠敷天皇

敬達天皇

濟中倉太珠敷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第二

子也母曰石姬皇后石姬皇后武小廣天皇不

信佛法而愛文史二十九年立為皇太子三十

二年四月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崩

元年夏四月壬申朔甲戌皇太子即天皇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是月宮于百濟大井以物部弓

日本書紀第二十

百濟大井

削守屋大連為大連如故以蘇我馬子宿祢為
大臣五月壬寅朔天皇問皇子與大臣曰高麗
使人今何在大臣奉對曰在於相樂館天皇聞
之傷惻極甚愀然而歎曰悲哉此使人等名既
奏聞於先考天皇矣乃遣群臣相樂館檢錄取
獻調物令送京師丙辰天皇執高麗表跪授於
大臣召聚諸史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內
皆不能讀爰有舩史祖王辰介能奉讀釋由是

天皇與大臣俱為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
汝若不愛於學誰能讀解宜從今始近侍殿中
既而詔東西諸史曰汝等取習之業何故不就
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跪書于鳥羽
字隨羽黑既無識者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帛
即羽悉寫其字朝廷悉異之六月高麗大使謂
副使等曰磯城嶋天皇時汝等違吾取議被欺
於他妄分國調輒與微者豈非汝等過歟其若

我國王聞必誅汝等副使等自相謂之曰若吾
等至國時大使顯道吾過是不祥事也思欲偷
殺而斷其口是夕謀泄大使知之襟束衣帶獨
自潛行立館中庭不知取計時有賊一人以杖
出來打大使頭而退次有賊一人直向大使打
頭與手而退大使尚嘿然立地而拭面血更有
賊一人執刀急來刺大使腹而退是時大使恐
伏地俟後有賊一人既殺而去明且領客東漢

坂上直子麻呂等推問其由副使等乃作矯言
曰天皇賜妻於大使大使違勅不受無禮茲甚
是以臣等為天皇殺豕有司以禮收葬秋七月
高麗使人罷歸是年太歲壬辰

二年夏五月丙寅朔戊辰高麗使久泊于越海
之岸破船溺死者衆朝廷猜疑迷路不饗放還
仍勅吉備海部直難波送高麗使秋七月乙丑
朔於越海岸難波與高麗使等相識以送使難

波船人大嶋首磐日狭立首間狭令乘高麗使
船以高麗二人令乘送使船如此互乘以備
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畏波浪
執高麗二人擲入於海八月甲午朔丁未送使
難波還來復命曰海裏鯨魚大有遮鬪船與楫
櫂難波等恐魚吞船不得入海天皇聞之識其
謬語駭使於官不放還國
三年其五月庚申朔甲子高麗使人泊于越海

之岸秋七月己未朔戊寅高麗使人入京奏曰
臣等去年相逐送使罷歸於國臣等先至臣蕃
臣蕃即准使人之禮禮饗大嶋首磐日等高麗
國王別以厚禮禮之既而送使之船至今未到
故更謹遣使人并磐日等請聞臣使不來之意
天皇聞即數難波罪曰欺誑朝庭一也溺殺隣
使二也以茲大罪不合放還以斷其罪冬十月
戊子朔丙申遣蘇我馬子大臣於吉備國增益

白猪屯倉與田部即以田部名籍授于白猪史
瞻津戊戌詔船史壬辰余弟牛賜姓為津史
一月新羅遣使進調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甲子立息長真手玉女廣

姫為皇后是生一男二女其一曰押坂彦人大

兄皇子古皇字其二曰逆登皇女其三曰菟

道磯津具皇女是月立一夫人春日臣仲君女

曰老女君夫人更名藥生三男一女其一曰難

當作子也

波皇字其二曰春日皇字其三曰桑田皇女其

四曰大流皇字次采女伊勢大鹿首小熊女曰

菟名子夫人生太姬皇女更名櫻與糠手姬皇

女更名田二月壬辰朔馬子宿祢大臣還于京

師復命屯倉之事乙丑百濟遣使進調多益恒

歲天皇以新羅未遣任那詔皇子與大臣曰莫

懈懈於任那之事夏四月乙酉朔庚寅遣吉士

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吉士譯

語彥使於百濟六月新羅遣使進調多益常例

并進多多羅須奈羅和陀發鬼四邑之調是歲

命卜者占海部王家地與絲井王家地卜使龍

吉遂管官於譯語由是謂幸幸官冬十月皇

右廣姬薨

五年春三月巳卯朔戊子有司請立皇后詔立

豐御食炊屋姬尊為皇后是生二男五女其一

曰菟道貝削皇女是嫁於東宮聖

是也

更名菟道磯津見皇女也

德其二曰竹田皇子其三曰小墾由皇女是嫁

於彥人大兄皇子其四曰鸕鷀守皇女

其五曰尾張皇子其六曰田眼皇女是嫁於息

長足白廣額天皇其七曰櫻井弓張皇女

六年春二月甲辰朔詔置日記部私部夏五月

癸酉朔丁丑遣大別王與小黑吉士宰於百濟

國

冬十一月庚午朔百濟國王付還使大別

出也

日本紀二十

六

六

詳取也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命為使三韓自稱為宰言宰於韓蓋

古之典乎如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

王等獻經論若干卷并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

師造佛工造寺土六人遂安置難波大別王寺

七年春三月戊辰朔壬申以菟道皇女侍伊勢

祠即好池邊皇子事顯而解

八年冬十月新羅遣積叱政奈未進調并送佛

像

九年夏六月新羅遣安切奈未失消奈未進調

不納以還之

十年春潤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由是召其

魁師綾糟等魁師者大詔曰惟你蝦夷者大足

彦天皇之世合殺者斬應原者赦今朕遵彼前

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懼然恐懼乃下泊瀨

中流面三諸岳漱水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

後子子孫孫古語云生兒用清明心事奉天闕

臣等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絕滅臣種

矣

三ノカケ 水田本

十一年冬十月新羅遣安力奈未失消奈未進
調不納以還之

十二年秋七月丁酉朔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

世新羅滅內官家之國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二十三年任那為新羅所

滅故云新羅滅我內官家也先考天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

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任那今在

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賢而

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

吉備海部直羽嶋喚於百濟冬十月紀國造押

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百濟國主奉惜日

羅不肯聽上是歲復遣吉備海部羽嶋召日羅

於百濟羽嶋既之百濟欲先私見日羅獨自向

家門底俄而有家裏來韓婦用韓語言以汝之

根入我根內即入家去羽嶋便覺其意隨後而

入於是日羅迎來把手使坐於座密告之曰僕

竊聞之百濟國主奉疑天朝奉遣臣後留而弗

還取以奉惜不肯奉進宜宣勅時現嚴猛色催
急召焉羽嶋乃依其計而召日羅於是百濟國
主怖畏天朝不敢違勅奉遣以日羅恩率德爾
余怒哥奴知參官柁師德率次干德水手等若
千人日羅等行到吉備兒嶋屯倉朝庭遣大伴
糠手子連而慰勞焉復遣大夫等於難波館使
訪日羅是時日羅被甲乘馬到門底下乃進
前進退跪拜難恨而曰於檜隈宮御寓天皇之

當時宮中

始朝

世我君大伴金村大連奉為國家使於海表火
葦比國造刑部鞞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率日
羅聞天皇召恐畏來朝乃解其甲奉於天皇乃
營館於阿斗桑市使往日羅供給隨欲復遣阿
倍目臣物部贊子連大伴糠手子連而問國政
於日羅日羅對言天皇取以治天下政要須護
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故今令議者仕奉
朝列臣連二造二造者國下及百姓悉皆饒富

二造者國下及百姓悉皆饒富

令無取之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使民不憚
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每津列置使觀
客人令生恐懼爾乃以能使使於百濟召其國
王若不來者召其太子平王子等來即自然心
生欽伏後應問罪又奏言百濟人謀言有船三
百欲請筑紫若其實請宜陽賜予然則百濟欲
新造國必先以女人小子載船而至國家望於
此時壹岐對馬多置伏兵候至而殺莫翻被詐

每於要害之取堅築壘塞矣於是恩寧參官臨
罷國時舊本以恩寧為一人竊語德爾等言計
吾過築紫許汝等偷殺日羅者吾具白王當賜
高爵身及妻子垂榮於後德爾余奴皆聽許焉
參官等遂發途於血鹿於是日羅自桑市村遷
難波館德爾等晝夜相計將欲殺時日羅身光
有如火焰由是德爾等恐而不殺遂於十二月
晦侯失光殺日羅更蘓生曰此是我駭使奴等

通矣且
和不安
不作

取為非新羅也言畢而死是時有新羅天皇
詔贄子大連糠手子連令收葬於小郡西畔丘
前以其妻子水手等居于石川於是大伴糠手
子連議曰聚居一處恐生其變乃以妻子居于
石川百濟村水手等居于石川大伴村收縛德
爾等置於下百濟阿由村遣數大夫推問其事
德爾等伏罪言信是恩寧參官教使為也僕等
為人之下不敢違矣由是下獄復命於朝庭乃

遣使於葦北悉召日羅眷屬賜德爾等任情變
罪是時葦北君等受而皆殺投弥賣嶋蓋彌賣嶋
也日羅移葬於葦北於後海畔者言恩寧之船
被風沒海參官之船漂泊津嶋乃始得歸
十三年春二月癸巳朔庚子遣難波吉士木蓮
子使於新羅遂之任那秋九月從百濟來鹿深
臣關名有弥勒石像一軀佐伯連關名有佛像
一軀是歲蘇我馬子宿祢請其佛像二軀乃遣

鞍部村主司馬達等池邊直水田使於四方訪
 覓修行者於是唯於播磨國得僧還俗者名高
 麗惠便大臣乃以為師令度司馬達等女嶋曰
 善信尼一十又度善信尼弟乎二人其一漢人
 夜喜之ホカ女豐女名曰禪藏尼其二錦織ツツ壺之女
 石女名曰惠善尼壺此云馬子猶依佛法崇敬
 三尼乃以三尼付米田直與達等令供衣食經
 營佛殿於宅東方安置弥勒石像屈請三尼大

諸事

諸事

會設齋此時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食上以舍利
 獻於馬子宿祿馬子宿祿試以舍利置鐵質中
 振鐵鎚打其質與鎚悉被摧壞而舍利不可摧
 毀又投舍利於水舍利隨心取願浮沈於水由
 是馬子宿祿池邊水由司馬達等冬キウケテ保信佛法修
 行不懈馬子宿祿亦於石川宅脩治佛殿佛法
 之初自茲而作オモレリ

十四年春二月戊子朔壬寅蘇我大臣馬子宿

徐起塔於大野丘北大會設齋即以達等取獲
舍利藏塔柱頭辛亥蘇我大臣患疾問於卜者
卜者對言察於父時取祭佛神之心也大臣即
遣子弟奏其占狀詔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祠父
神大臣奉詔禮拜石像乞延壽命是時國行疫
疾民死者衆三月丁巳朔物部弓削守屋大連
與中臣勝海大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考
天皇及於陛下疫疾流行國民可絕豈非專由

藉我臣之興行佛法歟詔曰灼然宜斷佛法丙
戌物部弓削守屋大連自詣於寺踞坐胡床斫
倒其塔縱火燔之并燒佛像與佛殿既而取取
燒餘佛像令棄難波掘江是日無雲風雨大連
被雨衣訶責馬子宿祢與從行法侶令生殿辱
之心乃遣佐伯造御室更名於喚馬子宿祢取
供善信等尼由是馬子宿祢不敢違命惻愴啼
泣喚出尼等付於御室有司便奪尼等三衣禁

有言曰或之疾
後漢書卷之九
馬援傳云此
病也
燒伊也也
西戎記設賞
如王命等臣
除佛像也
大自在天
懼等身生
飽即當中釋
列長居手久
之復也

錮楚捷海石榴市亭天皇思建任那若坂田耳
子王為使屬此之時天皇與大連率患於瘡故
不果遣詔橘豐日皇子曰不可違背考天皇勅
可勤修乎任那之政也又發瘡死者充盈於國
其患瘡者言身如被燒被打被摧啼泣而死者
少竊相謂曰是燒佛像之罪矣其六月馬子宿
祢奏曰臣之疾病至今未愈不蒙三寶之力難
可救治於是詔馬子宿祢曰汝可獨行佛法宜

斷餘人乃以三尼還付馬子宿祢馬子宿祢受
而歡悅嘆未曾有頂禮三尼新營精舍迎入供
養或本云物部弓削守屋大連大二三輪逆君中
臣磐余連俱謀滅佛法欲燒寺塔并棄佛像
馬子宿祢馬字宿祢秋八月乙酉朔己亥天皇病弥留崩
于大殿是時起殯宮於廣瀨馬子宿祢大臣佩
刀而誅物部弓削守屋大連訢然而笑曰如中
獵箭之雀鳥焉次弓削守屋大連手脚搖震而
榮搖震戰言慄也馬子宿祢大臣咲曰可懸鈴矣由是

二臣^{ヤウニナス}微生^{ヤウニナス}悉恨^{ヤウニナス}三輪君^{ヤウニナス}述使^{ヤウニナス}隼人^{ヤウニナス}相距^{ヤウニナス}於殯^{ヤウニナス}庭^{ヤウニナス}
穴^{ミヤニ}總部^{ミヤニ}皇^{ミヤニ}子^{ミヤニ}欲^{ミヤニ}取^{ミヤニ}天^{ミヤニ}下^{ミヤニ}發^{ミヤニ}憤^{ミヤニ}稱^{ミヤニ}曰^{ミヤニ}何^{ミヤニ}故^{ミヤニ}事^{ミヤニ}死^{ミヤニ}王^{ミヤニ}
之^{ミヤニ}庭^{ミヤニ}弗^{ミヤニ}事^{ミヤニ}生^{ミヤニ}王^{ミヤニ}之^{ミヤニ}所^{ミヤニ}也^{ミヤニ}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終

余^{ミヤニ}之^{ミヤニ}所^{ミヤニ}事^{ミヤニ}王^{ミヤニ}之^{ミヤニ}所^{ミヤニ}也^{ミヤニ}

